

中国是陶瓷之国。陶器为人类文明所共有，瓷器则是中华文明的独特创造。中国陶瓷技艺精湛、品类丰富，相伴而生的陶瓷文化更具有丰厚的人文内涵。历史上，中国陶瓷曾是全球追捧的奢侈品，大量陶瓷出口到世界各地，广泛传播了中华文明。从服务国内到走向世界，陶瓷成为中国和世界共情度最高的媒介之一。新时代，推动陶瓷文化创意转化、创新性发展，做大做强陶瓷产业，成为业界着力的方向。

青年人才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为陶瓷艺术和陶瓷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为培养“艺术+产业”的复合型青年人才队伍，2024年中国美术家协会、江西省文联、中共景德镇市委、景德镇市人民政府启动实施“新时代青年美术人才培养计划——陶瓷100”项目，从全国选出100名青年，联动22家陶瓷工作坊，邀请近60位著名专家和教师授课，构建了一个多层次、立体化的人才培养体系，形成了从理论到实践、从个体创作到产业服务、从短期培养到长期扶持等多重维度的专业支撑。

近代以来，在工业化、现代化、数字化、智能化、全球化的浪潮下，中国陶瓷产业与世界陶瓷产业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不断变化，文化领域时常诞生新的概念。随着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升级，大众需要更具民族文化特质的物质方式的陪伴。然而，一些高校的陶瓷设计等专业教学传统文化教育不足，一定程度上导致设计师无法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的深度连接，与社会需求错位。本次“陶瓷100”项目，针对陶瓷艺术和陶瓷产业面临的新问题，设定新课题，加强创意设计和研发投入。

项目设立陶瓷艺术设计、陶瓷形态塑造、陶瓷装饰绘画3个方向，既保障陶瓷技

以青春解码瓷韵文脉

吕品昌 黄春茂



艺的专业传承，也为陶瓷跨领域创作拓展空间。100名学员，多数来自企业、社会、高校，既有接受现代设计教育的陶瓷设计师、艺术家，也有专注传统陶瓷工艺的传承人等，包括茶器、香具、酒具、餐具等方面的设计师，以及青瓷、青花、彩瓷、紫砂等方向的传承人。项目组有意识地将传统与现代两种设计观的学员穿插在一起，不仅展开设计语言的相互学习，更实现不同思想观念的碰撞。跨界教育是突破传统专业思维定式的有效手段。此次项目师资，也涵盖多个领域，包括陶瓷设计、工业设计以及服装设计、品牌、家居、传播、电商、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导师。各种导师传授不同的知识，

为陶瓷的设计、品牌管理、产业发展提供新的视角和突破口。多元、多维、多视角的教学和交流，不断拓展青年创作者的视野，深化他们对陶瓷文化的理解。日前，“青年伙伴计划”“新时代青年美术人才培养项目——陶瓷100”成果展在景德镇陶瓷大学美术馆举办。100位学员创作的陶瓷作品从形态、绘画、设计等多个方向，集中展现青年一代在守正创新中推动陶瓷艺术及产业发展的无限潜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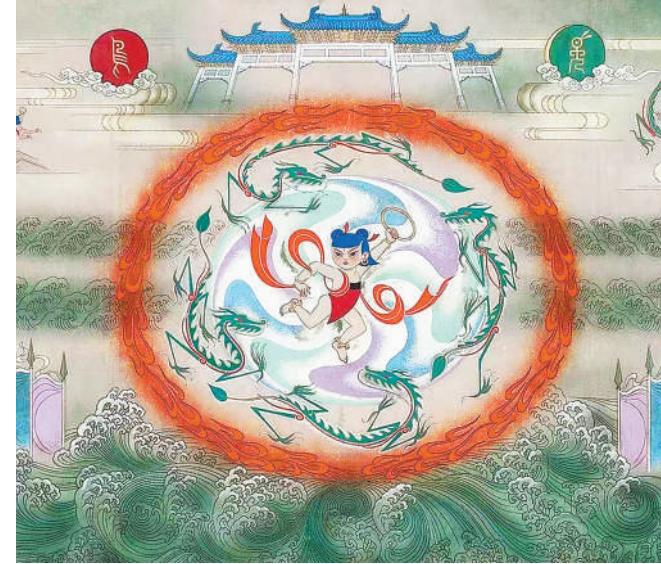
材料的本体语言始终是陶瓷艺术的主要命题，本次成果展中，多数创作者深耕于此，以多元探索诠释新时代陶瓷艺术创作的无限可能。其中一个鲜明特质是在深耕

材料语言的基础上，深入挖掘陶瓷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并用现代艺术语言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例如，陈卓《心礼之铭系列》，将人文美学与玉石文化相结合，彰显材料与自然的天然之美；谭丹武《“青”系列》，着力探索青瓷的釉色变化与手工痕迹，通过青瓷与植物形态的结合，串联起自然意趣与传统文脉；叶可思《唯识之四》（见左图），以青花为载体，重构山水意象，拓展陶瓷绘画艺术边界。

以开放视野打破行业壁垒，探索陶瓷艺术与科技、生活及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成为青年创作者的重要探索方向。比如，冉祥飞《海错灯》将玲珑瓷与灯具功能创新融合，兼具艺术美感与实用功能；杨珍《海晏河清》、徐康《逐光系列下午茶咖具》等，将传统陶瓷工艺与现代设计相结合，赋予日用瓷新美感；韦静静《AI青花：重构的青花辞典》则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解构并重塑传统青花纹样，体现科技赋能传统工艺的潜力。

如今，中国的材料科研能力、制造能力、品牌创造力等都已达到新高度。在此背景下，陶瓷界也迎来“青年赋能”的黄金时代。青年陶瓷创作者以泥为媒、以火为引，在传承中创新、在开放中坚守，让千年瓷文化不断焕发新光彩。“陶瓷100”项目的实施，不仅推动青年陶瓷创作形成新趋势，也为陶瓷产业注入强劲的创新动力。未来，随着人才培养项目的完善与长效发展机制的构建，将会有更多的青年陶瓷人才脱颖而出，在传承与创新之间架起更加坚实的桥梁，助力培育世界顶级的日用陶瓷品牌，推动中国陶瓷文化在全球舞台上绽放新彩。

（作者分别为景德镇陶瓷大学教授、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装饰”是一个中西兼容的概念。作为动词，它常常与“生活美化”联系在一起，是指通过各种形式（主要包括纹样），对一个事物或空间等做美化。我国有着极其优秀的装饰艺术传统，古代的彩陶、青铜器、瓷器、织物以及家居空间，通过各式各样的纹样装饰，营造了具有浓厚东方文化色彩的美学氛围，塑造了中华文化品格。

装饰之美，美在合宜。从先秦开始，思想家们就从伦理角度对装饰进行思辨，认为过度的装饰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等。西方也有类似观点，奥地利设计师阿道夫·卢斯曾发表演讲，提倡以形体自身之美为美。

但不管在哪个时期，人类从未放弃过装饰。从某种意义上说，装饰是人的天性，是作为主体性的人的价值的本质体现，只要人的需求超越了温饱，就必然会通过形式表现，寻求更丰富更高层次的审美。卢斯后来也解释，他反对的是“过度的”“不合时宜”的装饰，而不是“装饰”本身。可以说，装饰既是工业革命前自然经济社会中重要的生活审美形态，也是现代工业社会中不可或缺的艺术表现方法，工艺美术、现代设计实际上都不能与装饰性完全分离。装饰不仅是一种艺术风格，也是一种设计方法，更是设计的组成部分。

“形式”是“装饰”典型的语言。从更大的艺术范围来看，所有艺术门类均包含形式、内容，而形式是艺术表现基本的特质。在艺术史上，一群人将“形式”推进到“表现”的极致，而另一群人却热衷于让“形式”服务于人类处境的改善。后者不仅像通常艺术家那样关注点线面和形式构造，而且致力于社会改造和审美培养。在中国，这种思想的最早提倡者是蔡元培先生，他的“美育救国”思想就是希望通过美启蒙民智。

在蔡元培的思想影响下，人民的“形式”成为20世纪以来中国艺术的重要实践。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的“人民的‘形式’——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艺术之路”展览，汇聚庞薰琹、雷圭元、张仃、祝大年、吴冠中、常沙娜、袁运甫等几代艺术家的创作实践，并结合文献梳理，鲜明展现了这所学院通过“形式”在东方美学、国家形象设计等方面的全面追求，生动诠释装饰的现代化。

多年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艺术家们，默默无闻地投身于通过装饰、工艺美术、设计切入国家物体质造、时代空间营建和人民生活的美化。他们的努力，不是“形式主义”的自我感动，而是一种自觉的奉献。尽管装饰的匠心常常被艺术史观所忽视，尽管他们的创作常常需要漫长的时间——有时甚至是一个时代的整体回顾，才能逐渐显现其春风化雨的价值，但一代代创作者们前赴后继，从未停止。

前辈们的实践之道表明，“装饰”的时代意义是与时俱进的，它的艺术形式的本质是服务于人民，如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推动“装饰”和“形式美”向前发展的重要前提。当下，美术与社会的连接更加紧密。发挥美术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装饰”责无旁贷，它也需要进一步时代化、人民化。

“美术、艺术、科学、技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这是对装饰、工艺美术和设计的时代价值和意义的最好阐释。从时代审美、人民需求出发，打通美术、艺术、科学、技术之间的通道，方能创造出属于这个时代的“装饰观”和“形式美”。

（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讲习教授）

上图为张仃设计的壁画《哪吒闹海》局部画稿。

杭间

重识装饰和形式美的时代价值

杭间

强化艺术智性与人工智能的协同

段卫斌



的思考，成为展览“生态重构”板块的重要内容。国内艺术家邢尚美的《后昆虫图鉴——鞘翅预言》等作品，通过基因编辑美学反思生态危机，呈现了生态重构的艺术想象。这也预示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前沿科技，既可能成为解决生态问题的工具，亦可能加剧人与自然的对立，引人思考。

在技术浪潮中人类往往沉迷于技术带来的便利，而忽视对“人何以为人”“技术为何存在”等根本问题的追问。英国艺术家安东尼·邓恩与菲奥娜·雷比的《不在此地，不在此时》、日本艺术家筱原邦行的《有限中的无限》等作品，通过非常规叙事挑战现实主义表达范式，深化人们对技术伦理与人类存在本质的批判性思考，是对艺术与科学根本使命的回应。

在良渚新城举办中国（杭州）艺术与科技国际双年展，旨在开启人文与科技的深度对话。展览中有诸多针对文化遗产从“保有”到“再生”的作品，

其中科技所扮演的角色正在从文化遗产的“记录者”转变为文化生命的“激活者”。数字演绎的《玉琮王》、算法生成的《易兽》等都展现了这种趋势。此外，关于太空计算的《计算卫星模型》、模拟引力透镜效应的《时空弹性》等作品，共同预示着一种趋势：艺术将与科学并肩，成为人类探索宇宙和拓展未知边界的重要抓手。

艺术与科学的根本使命，始终是“世界的发现与人的发现”。每一位走进展厅的观众，都能成为这场对话的参与者，穿行于“天地人机”的叙事之间。他们所看到的不仅是创造的能量，更是一场跨越五千年的文明回响与无边的未来邀约。在这里，艺术智性与人工智能协同进化，让文明的薪火在古老的智慧与前沿的探索中彼此叩问，在人与机器、人与算法的共生中，烛照下一个千年。

（作者为中国美术学院创新设计学院院长）

自古以来，艺术与科学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共同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如今，科学技术发展至新阶段，艺术与科学的对话愈发深入。作为第三届“良渚论坛”期间举办的国际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中国（杭州）艺术与科技国际双年展以“天地人机”为主题，汇聚全球20余个国家和地区、160余位艺术家和科学家等创作的作品，呈现技术迭代进程中文化生态的重构轨迹和未来图景，回应良渚论坛“文明重光：文化遗产与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主题。

杭州，是良渚文明曙光初现之地，也是创新活力之城。这种文科融合基因，向外展现为一种从容自信的对话姿态，向内沉淀于艺术与科技融合的实践之中。中国（杭州）艺术与科技国际双年展不仅仅是一场艺术展览，更是前沿思想的实验地与未来的感知领域。展览以“联结·具身交互”“共生·数字教育”“猜想·生态重构”“宣言·哲学追问”4个板块，构建起“天地人机”的多维对话。

展览中不乏因技术迭代驱使人们加强对话的前沿作品。数件来自国内外的作品通过沉浸式装置、可穿戴设备、交互界面等媒介，让观众亲身体验“人机联结”的感知状态。其中，聂士昌的《滴动仪》《循回仪》《璇玑仪》（见右上图）便是机械动力与数字算法融合的代表，探索着机械运动与空间反馈的交互逻辑。以美国艺术家扎克·利伯曼《每日速写》为代表的作品，则通过捕捉观众的手势、声音与面部表情来驱动艺术创作，通过算法生成获得探索艺术主体表达的无限可能，标志着艺术正在静态观赏走向动态共创。这类作品展示了技术作为创作方法论的潜力，为理解数字时代的创造性思维提供了新视角。

展览中不乏因技术迭代驱使人们加强对话的前沿作品。数件来自国内外的作品通过沉浸式装置、可穿戴设备、交互界面等媒介，让观众亲身体验“人机联结”的感知状态。其中，聂士昌的《滴动仪》《循回仪》《璇玑仪》（见右上图）便是机械动力与数字算法融合的代表，探索着机械运动与空间反馈的交互逻辑。以美国艺术家扎克·利伯曼《每日速写》为代表的作品，则通过捕捉观众的手势、声音与面部表情来驱动艺术创作，通过算法生成获得探索艺术主体表达的无限可能，标志着艺术正在静态观赏走向动态共创。这类作品展示了技术作为创作方法论的潜力，为理解数字时代的创造性思维提供了新视角。

在良渚新城举办中国（杭州）艺术与科技国际双年展，旨在开启人文与科技的深度对话。展览中有诸多针对文化遗产从“保有”到“再生”的作品，

走出书法创作同质化窠臼

张建才

从全国性书法展到书法家个展，纵观当下书法创作，既在守正创新中取得显著成就，展现出异彩纷呈的旺盛活力，同时也呈现一些风格同质化倾向，引人担忧。

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创作者对中国书法内在发展规律认识不清、研究不深，不能正确感知书法艺术的审美内核，准确把握书法创新的“度”，把创作风格简单化，常常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另一方面在于创作者修养不够，心态浮躁，既没有沉潜下来钻研传统文化，也未能清晰认识其他艺术门类对书法的潜移默化作用，对传统的浅表借鉴和对时风的盲目追求，使其迷失在临摹少数热门经典法帖和获奖作品中，从而遭遇取法源头的创作瓶颈，让作品陷入同质化困境。

作为民族艺术，书法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内涵，其在当下的健康发展对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有着积极作用。破解书法创作同质化难题，防止

这一不良创作倾向蔓延，是推动书法繁荣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需要从多个维度发力。

首先要加强对传统经典法帖的深刻研习，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建构个性化书写风格。清代朱履贞在《书学捷要》中说：“学书未有不从规矩而入，亦未有不从规矩而出，

及乎书道既成，则画沙、印泥，从心所欲，无往不通。”研习书法经典，便是要掌握书法的形式之美、艺术之美、法度之美。那如何向传统经典借力？清代朱和羹在《临池心解》中言：“凡临摹须专力一家，然后以各家总览揣摩，自然胸中屡转，腕下精熟。久之眼光广博，志趣高深，集众长以为己有，方得出现境地。”他指出了“专力一家”的重要性，即先深入一家之法，掌握书精妙后再纵览揣摩，逐渐蜕变。这种变，并非简单拼凑，而是在融会贯通中做到古为今用。

正确把握书法艺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同样重要。共性即遵循书法创作规律，个性

则是摒除简单模仿和跟风创作，融入创作者的思想与情感，做到入古出新，形成个人面貌。如刘勰《文心雕龙》所道：“诸如此类，莫不相循，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艺术创作最忌雷同而缺失个性，而书法个性的生成并非割裂传统的一味创新，而是在继承传统基础上以个性化表达激活传统文化基因。从钟繇到王羲之再到颜真卿等，一代代书法家无不是在继承传统基础上进行创新，进而成就了一个时代的书法高峰。历史经验说明，既要观照传统，又要准确把握当代审美，在融会贯通中实现书法艺术传承发展，做到既不与人同也不与己同。

书法并非简单书写，它融入了天、地、人、事等多重因素，也融合了文学、音乐、绘画、舞蹈等多门艺术之美，体现着书写者的全面修养。提高自身文化素养、艺术修养，是提升书法创作格调的必由之路。创作者放宽视野，博览并深研各种传世书法作品，从形而上到形而下，丰富取法维度，有助于形成自己的书写风格。

作为一门博大精深的艺术，书法的传承与发展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当代书法创作的突围方向，就是要在吃透前人法度后打破程式化书写、临摹性创作，在笔墨间重塑自我，让书写成为心性与情感的自然流露。



油画《喀什庭院》，作者 邱琳
本版邮箱 mskf@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 徐红梅 吴艳丽
题图设计 蔡华伟

扫描二维码，观看相关视频。



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上，运动健儿们奋勇拼搏、激情逐梦的身影，生动诠释中华体育之美。中华体育源远流长。足球、射箭、武术……全运会中的部分比赛项目，在传统绘画中都能找到原型。岁月更迭，这些运动的形式与规则或已变化，但人们对力与美的追求始终如一。

射箭在古代不仅兼具狩猎和军事之用，还承载着修身和礼仪等功能，并逐渐成为一项竞技、娱乐活动。王致诚的《乾隆射箭图》中，乾隆左手持弓，右手拉弦，仿佛屏息凝神间，箭羽就会破空而去，直中靶心。不只是男性，女性亦能习射。清代徐扬《端阳故事图卷》中，一位女子正将弓弦拉满，全神贯注地瞄准远处的粉团，姿态飒爽。从先秦“六艺”中的“射”，到全运会赛场上的射箭比赛，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对精准的执着，对卓越的追求。

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王维生动描写了唐代蹴鞠运动的精彩时刻。据《轩辕黄帝传》记载，黄帝发明蹴鞠以训练军队体能。汉代，蹴鞠被视为“治国习武”之道，到宋代它发展为一项“全民运动”。元代钱选的《蹴鞠图卷》，便展现了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与其弟和大臣们蹴鞠的场景，蹴鞠者竞技之动势与围观者凝神之静态相映成趣。蹴鞠在民间也颇为流行。辽宁省博物馆所藏明代仇英《清明上河图卷》，就捕捉到市井间一场蹴鞠比赛。画面中围观者的视线紧随球的运动而动，可见比赛之激烈。而明代杜堇《仕女图卷》（局部见上图）则描绘了女性蹴鞠之乐。这颗小小的鞠球从历史画卷中跃然而出，演变为今日的足球，串联起古今如一的运动热情。

仇英《清明上河图卷》中，还有一处细节引人关注。在靠近画面中部的桥边空地上，两位赤裸上身的力士正展开一场力量的角逐，吸引了岸上、船上等众人围观，观众或握拳高呼，为力士助威；或侧身引颈，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精彩瞬间；或呼朋引伴，急切地分享这场力量的比拼。画面中的助力呐喊声仿佛能够穿透布绢，与今日赛场上的加油声同频共振。从古代角力，演化为现代摔跤，不仅是运动形式的传承，还是中华体育精神的延续。

全运会中的赛艇、皮划艇等比赛项目，不禁让人联想到中国传统的赛龙舟。赛龙舟也是一个重要绘画主题，元代王振鹏《龙池竞渡图卷》、清代居廉《端阳龙舟竞渡图》等，从不同视角描绘了龙舟争标的激烈景象。这个源于传统民俗的运动项目，划过历史的长河，划进了全运会群众赛事的赛场，既传承着中华文化，还承载起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

体育与丹青相遇，形成独特的美学体系。与西方艺术中着重刻画运动员肌肉线条不同，中国画家更注重表现运动的韵律和精神。传统绘画中传递出的奋力拼搏、超越自我的精神面貌，与今日赛场上运动健儿们的精神追求形成跨时空共鸣，让古今传承的中华体育精神更加可感可知。